地上爲什麼不該有雲？

孫慶餘

一、復古與創新

人的思想受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影響，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大多數人一生都在反應外界加諸他的情境，很少人能脫離情境之外，獲得比反應更深一層的了解。如果能，他必然也是一個先知先覺者。在文學上，他一定是一位偉大文學家。就像巴斯特納克一樣，即使只有一部「齊瓦哥醫生」，他的大名也將隨廿世紀最大的一次革命同付不朽。

留學是近代中國的一件大事。留學生受當地文化的影響，又由之影響本國。這些人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民國以來的知識和政治各界充滿了這些人。他們的思想言行之能扭轉整個中國命運，自不待言。其中最重要的留學國度，以時間先後而言，當推日本、法國、美國；其次是英國、德國、俄國。

早期的留學生大都以思想影響本國。以文學形式表達留學生活和內在心理的，五十年代始較活躍；這和廣大的留學熱潮有關。中國時報開闢「海外專欄」後，該一趨勢更爲擴大。「留學生文學」近十年來於是成爲臺灣文化沙漠的一朵奇葩，它和美式的民主以及臺灣與西方文化的依存關係牢不可分。

和「留學生文學」相對照的是中日斷交後開始盛行的「鄉土文學」。當時許多人紛紛放棄買辦式的「

現代文學」，改走「鄉土文學」。

「鄉土文學」原本就是臺灣本地文學的特色。它的起落與衰反映了臺灣地區「本土意識」的有無。四五十年代的歐風美雨中，臺灣本地文學備受打擊；執掌臺灣文壇牛耳的盡是缺乏臺灣本土意識的「失落文學」。「鄉土文學」由於後繼無人和文字運用欠當，有一度時期曾經成爲落伍和無知的同義字。鍾理和的淒然而死，以及死後欲求全集的出版而不可得，道盡了這一殘酷的時代趨勢。

因此，六十年代臺灣「鄉土文學」的復興，一方面顯示了本土意識的浮現，他方面也暗示了對買辦文學或失落文學的反抗。翻譯式的現代文學和抄襲式的西方思想一蹶不振。原本對西方文藝只有膚淺認識的英美文學一脈，自然無法抵擋國人要求血肉相連的迫切需要。

臺灣「鄉土文學」目前仍有方興未艾之勢，國人和文藝各界對「鄉土文學」的狂熱，一如當年對英美文學或失落文學的狂熱。而支持這一狂熱的，就是我們的感傷本質。

在這種感傷本質下，我們曾以歐美的派生思想打煞本國的一切文化，曾以偏激的普羅文學壟斷藝術市場，也曾以失落、痲痺扼殺我們的民族幼苗。而現在，隨着本土意識的浮現，我們又模糊的在呼籲對臺灣鄉土文化的認同了。

可是，我們認同了些什麼呢？把已經過氣的鍾理和、楊逵專集再版，大書特書洪通的價值，從屏東請來遭時不遇的陳達。我們認爲這樣作就對鄉土文化有了交待了。但鄉土文化眞的就是這些東西嗎？這數十年來時移勢殊，加上空間的轉變，難道我們就沒有新的長進嗎？

聽黃梅調，看李小龍，這些固然足以激起民族熱情；捧朱銘，洪通，爲陳達的歷史地位請命，這些固然可以聊盡鄉土文化之思。但這些並不足以代表我們對鄉土文化的認同，充其量只能說我們又在重複另一次「鄉愁」的陣痛罷了！

「復古」本身並無意義。如果「復古」只是爲了滿足鄉愁的情緒更無意義。西方的文藝復興並不是在復興希臘文藝，而是從希臘文化切斷的部份開始。銜接這個部份的不是希臘文化，而是文藝復興時代新的文化，它所把握的也不是希臘那些過氣的宗師，而

是新的宗師。復古而不創新，所有的復古終歸還會在情緒滿足之後，重新爲新的狂熱所拋棄。我們之會在未來拋棄陳達，就像我們曾在三十年前拋棄陳達一樣。

重要的是在於我們，而不在於某幾位爲狂熱所擁戴的過氣宗師。陳達的成就並不自現在始，張愛玲、鹿橋、陳映眞、黃春明的作品也寫了若干年。人們總喜歡在某些作品染上了過多塵垢後，才去重視它，在某個時代來到後，才拿某些人作爲幌子，大作文章。可是，有沒有人想過，當我們開始重視這些東西時，這些東西早已過時，更重要的、更艱鉅的工作又已擺在我們眼前？

我們所謂的創新就是指這些工作。趕熱潮的人永遠不是創新的人，相反的，他們只會延阻了別人前進的路線。在我們應當講話的時候，我們不（能）講話，在話已被講完了之後，我們才開始大量講話。我們的文藝界數十年來難道不都是在重複這些無聊的「善後」工作嗎？

創新需要慧眼。那些情緒過剩的人無法創新，只會整理歷史的人也不會創新。創新的人必須走在歷史前面；他不是嚼食殘瀝的禿鷹，而是奮勇撲敵的虎豹。當千萬人正在爲歷史的殘瀝載歌載舞，樂不可支時，他已經默默走向前方。他必須拋棄那些狂熱的大衆，才能成就偉大事業。當然，他的成就也可能爲那些舞文弄墨的文學掮客隨後渲染；但在這些人渲染時，他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他了。（正如當這些人對某些大師大肆渲染時，這些大師在實質上早已是一個活死人或愚昧的自我破壞者了。）

可是，如何才能創新呢？創新的人不說現在是「鄉土文學」興盛的時代；也不因爲留學生面臨更多迷惘而說現在是「留學生文學」沒落的時代；更不因爲現代文學遭逢困境，必須被迫和鄉土文學合流，而說「文學應寫在竹林小徑間」；甚至等而下之的，打着「平民文學」的旗幟，去作「政治文學」的勾當。這些都是騙人的，都是口號而已。徒有熱情，沒有學問，就是喊再大的道理，到頭來也只是爲我們的感傷本質留下另一堆歷史見證而已。

創新首在充實內容。西方人在文學和思想上的成就是我們取之不盡的泉源。但我們不能在學得人家一點皮毛後，就說我們瞭解了西方思想，並且拿這些去

壓制其他同行。近代中國最可悲的現象無過西方思想的輸入和國人對留外學人的盲目崇信。有些學科諸如理工是可以崇信的，因爲這些較少文化問題，而西方也的確遠勝東方。但人文、社會各科情況就不相同了，它並不只是西風壓倒東風或東風壓倒西風的問題，而是本來東風就是東風或西風就是西風的問題。在更深處，它甚至是一種人性自身的問題。這問題並不會因爲一個人留不留學就有長進的，正如保羅•梵樂希說的：「不瞭解心靈，就不瞭解其他一切。」它需要一個人對同質和異質文化的瞭解，需要在本科和本土文化之外，同時去瞭解其他各科文化。而它的最終目的就是落實於本土文化之上，去爲文化建立新的內涵。

「鄉土文學」或「民族文學」一脈並不乏爲文化建立新內涵的熱情，許多人甚至要求揚棄西方思想，在純中國的風格上承接歷史的慧命。這點非常重要，因爲本土文化是認同的張本，它建基於本土意識上。但同樣，在我們本土意識泛濫時，我們也該瞭解，我們過去的本土文化並不如此適存於當代，我們的文字和思想方法尤其落伍。當我們用「塞西佛斯的神話」象徵現代人的荒謬時，我們並無法以「吳剛伐桂」取代，因爲「吳剛伐桂」並沒有那種荒謬，除非我們賦予它新的內涵。而賦予新的內涵便是創新，它不是任何情緒上的民族主義或「鄉愁」所能爲力的。它必須讀書，必須接受現代知識，必須爲中國建構出一套合於承載現代思想的文字，必須運用邏輯，必須體認感性文字無法創造偉大文學，必須承認即使如何大吹大擂或自我陶醉，我們距離世界文學的標準仍遠，我們的通俗劇傳統仍然使我們的文學停留在常識和「半眞理」狀態。

每一個民族都要經過文學啓蒙時期。有了伏爾泰以後，法國才眞正開始思想。有了歌德以後，德國才開始眞正思想。有了杜斯托也夫斯基以後，俄國才開始思想。有了泰戈爾、拉達克利修南以後，印度才開始思想。有了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以後，日本才開始思想。並不是說沒有這些人，那個民族就不會思想，而是說有了這些人後，那個民族的思想才會深入，才會把哲學和文學結合起來，把本國和外國的共同精神結合起來，使死的知識成爲活的東西或使活的東西加入新的（爲現代人所需的）內涵。

中國的文學啓蒙時期不算不久，五四前後我們就已進入啓蒙期。但由於國家迭遭喪亂，我們一直無法奠定偉大傳統。我們的作品一直停留在感事傷時階段，我們的文人缺乏文學技巧和文藝評論以外的修養。儘管我們的禪宗和道家思想具有超邏輯的人生認識，但由於我們對邏輯思考一無所知（關於這點，我們的理工學者遠比人文學者優越），這些東西也無法融入我們的作品裏，以可以爲現代人信服的方式說出。而我們認爲，中國作品如果能够勝過西方，就在我們能用「現代方式」說出這些東西。當然，爲了說出這些東西，我們同時該對處處閃爍禪道思想的古代典籍多所涉獵，我們也該擁有足以相互對照而令西方人不敢小視的現代知識。

留學生文學應該重視，鄉土文學應該闡發，現代知識應該具備。建立一座金字塔前，如山的上料都該準備齊全；在金字塔未曾完工前，所有的材料也不該彼此排斥。但這些只是開始，不是結束。我們還該拓展，還該深入。我們不能自滿於我們有限的成就，不能成天拿過氣的「幽靈」大張旗鼓，使我們的後學者以爲中國文學已經盡萃於此。我們也該瞭解「現代」一詞並不只是指西方的，而是指未來的。「現代」一詞中充滿荒謬，充滿混亂；但在混亂中統一、在淘汰後整合却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能因爲混亂而自外於「現代」，也不能因爲「復古」而排斥「現代」，因爲我們的一切成就，終須建立在「現代」上。哪怕我們的古老文物器飾已經大多數毀於無情的歷史洪流，我們仍然可以在「現代」中重建我們的文化。

二、簡介「地上的雲」

簡宛的『地上的雲』無疑可以歸入「留學生文學」的一類。留學生文學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西文化的溝通，一直隨着歷史的不同，扮演了各種不同的角色。它們的主要任務是在不斷變化的西方文化和中西關係中，爲我們輸入新的血輪，使我們的現代化過程不致陷入僵固。

或許是看多了言之無物和情緒過剩的中國現代小說，我對大多數中國作品一直沒有好感。少數的例外之一是「留學生文學」。但自從留學熱潮成爲中國人逃避現實的一項手段後，我對「留學生文學」也逐漸失去了興趣。

對於那些逃避現實的人，他們之無法面對新的環境，乃是意料中事。因此，在這些人筆下，我們也自然無法看到犀利的觀察和文化互動的結果，無病呻吟和矯揉造作掩去了「留學生文學」應有的面貌。我們所看到的，毋寧是一頁又一頁的新昭君出塞或胡茄十八拍，作者對新文化和異國的主觀批判，常使我們有種買櫝還珠的受騙之感。

但『地上的雲』却在某一方面給了我補償。婚後生子的簡宛，以一個業餘作家的身分，對異國文化時有非常細微的觀察和客觀體認。

簡宛的文筆相當樸實，這必定和她個人的人格有關。她不是那種急於立功立言而又徒有文字技巧的小說大家，因此她也不會爲了表達個人的主觀見解而傷害客觀事實。看多了綺羅獰簿的俗麗陳飾，特別會爲這種鄉野小花般的清香所迷住。

『地上的雲』選入的三十一篇文章中，「又見康大」是一篇絕佳的小品文，淡淡的鄉愁和鄉愁背後的溫和厚重洋溢紙間。而我相信，所以能使她逐漸在美國落實成長，必定與她的生子有關。

「哥兒倆」談到了兩個分屬不同文化層次的兄弟。「他們的個別差異彷彿也反映了中國人與美國人的不同。一個老實穩重，一個活潑外向；一個謙虛保守，另一個却自信積極。在東方社會裏，（前者）無疑是一個長輩疼愛、友輩喜歡的好孩子，而在西方社會裏，（後者）的直接了當，活潑積極，却易得人緣。雖然弟弟的魯莽衝動不及哥哥的穩重來得踏實，但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裏，一切變化急促，我也希望他們兄弟能在朝夕相處中互相影響。過猶不及，太保守或太開放都不是一個健全的人生觀，太自苦或太自我也不是現代人生活的方式。」三言兩語，道出了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最切實的人生觀。

「祖國行」以下數篇描寫父母殷望海外子女學習中國文化的苦心，有很濃厚的母愛和國家愛。「記住，不管我們是何種膚色、何種國籍，你自己首先要有自信、要有值得自己驕傲的人格和表現。要別人看得起你，首先你就該自己看重自己。」

「豐收的季節」描寫異國中中國友人的聚會。「我們就如此暢談終宵，談異鄉奮鬪的過程，談艱苦創業的經歷，也談兒女成長的問題。能暫時放下兩肩的壓力，與老友共飲同醉，能暫時忘却煩惱憂慮，開懷

狂笑，都是人生難得的際遇。且讓我們享受這難得的盛會吧！不要告訴我們明晨還有早起的兒童要上學，不要提醒我們前面還有長串的工作要繼續。只要今晚，讓時光倒流。明天，當陽光升起，當大家提著行囊離去，各自奔向人生戰鬪的行列，再相見，將是何時！」悲怨中帶有無窮的同胞愛。

「春望」、「情牽萬里」、「雪人」、「我把小花灑向湖裏」、「秋去也」、「性靈」、「冰晶」、「蓬山一萬里」、「瑞奇和黛安」各篇討論到較嚴肅的問題，應是全書主幹。簡宛的成熟和對美國文化的犀利觀察在此發揮無遺。

「春望」是一個中國母親對子女的期望。「面對著你的，是一個急待求解的問題。你將給孩子怎樣的世界？在異鄉寒冷的土地裏，那棵冒出的綠芽如何能茁壯而不受寒風侵襲、折敗？」「那優美的（中國）文字，那鏗鏘的語言，雖然經過了千山萬水……終將保持下去。多少孤燈下的威迫利誘，多少寒暑假裏的連哄帶騙，總算留住了他那口國語，沒有被洋腔冲走。」可是，在國外學習中文，路途還是遙遠的，朋友在稱讚她的孩子國語流利之餘，仍不禁會說：「他學會了國語有什麼用？將來娶個洋婆子，還不是全盤西化！」面對這個問題，一個愛護中國文化的中國母親會有什麼感想呢？「自己想堅持的，不過是心中的一點執着吧了！」不過是對民族、對本國文化的一點信心罷了！

「情牽萬里」寫兩位學人情侶的兩地相思。他們一起讀書，一起拿到博士，也一起預備建立家園。但男的却在認清美國學術界的眞正面目後，轉爲恬淡了，跑到遙遠的小學校去當一名助理教授。女的則留下來，爲她的學術地位奮戰，一則要壓倒男方，一則要證明一流學校出來的學人不能淪爲二流學校之用。於是，晨昏的實驗和論文、報告，也一再稽延了她的婚事。「他們相愛却不相屬，他們活在各自的世界裏。」而歸根結底，她的雄心和爭勝的念頭才是他們所以兩地分隔的主因。小說結束時，唱片中放出「寂寞的人」這條歌，爲兩位情侶一年一度的相聚譜出哀音。

「雪人」寫一位中國婦產科大夫對忙碌的美國社會的感慨。「多久了，他不曾在雪地上打滾；別說作雪人，即使在雪地上走走，領受那一份白色世界的沉靜也沒有。車來車去，一層層鬆軟細白的雪在他輪下

變成汚泥。他失去的不僅是在輪下輾過的雪花，同時也失去了那種在雪中奔馳忘形的豪情。」「『生命的喜悅』」、『新生的快樂』——他也不會再有這種衝動了。彷彿那只是一個任務，或說一個職業。他的冷靜沉着獲得了產婦的信賴，却不知那正是他自己所唾棄的麻木冷酷。他們付錢，他出力。錢，使他有了房子、汽車、舒服的物質生活。但錢，也使他失去了自我。」「他早已失去了選擇能力。自從他踏上這個國土，步入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他能作的，就剩下了賣命！賣命！」

「我把小花灑向湖裏」談論美國社會的忙碌空虛。「到底在忙些什麼呢？自己也回答不上來。日子就像畫好的格子，一格格的讓你去爬，去填滿；撕掉了一天，又是一天。同樣的循環，同樣的步子；不必思索，不必咀嚼。而當你停下來時，才猛然發現你以爲塡得滿滿的格子，原是是一片空白。這就是美國，快速而工業化的生活。自己竟也軋入了這種急速而浮面的物質生活裏，思想在這裏變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東西，比一打啤酒還貴，比一箱可口可樂還稀奇。空罐子、空酒瓶、熱狗、三明治……充斥在每一個角落，但却篩不出一點思想的靈光。」

「秋去也」描寫一個少女難耐異鄉飄泊的孤寂，情願投入一個非她所願但對她有溫情的男士懷抱。「婉文爲什麼那麼妄自菲薄？女人難道非捉住男人嗎？她們自己可以賺錢，可以享受，爲什麼要去找這份累贅呢？」可是實情却是如此。對方只是一個小職員，沒有什麼出息，但婉文愛他。她說：「嫁個有博士學位的，在人家國家裏還不是個小職員，何況錢又不能代表一切。我恨透了這種飄飄蕩蕩的生活，有一個家去讓自己忙，總比爲猶太老板數鈔票，敲打字機好。」婉文錯了嗎？不，在這個孤獨的社會裏，在這個流浪的異鄉，當金錢價值已經掩蓋了一切價值時，溫情有時反成爲最可貴的贈禮。爲了這個贈禮，一個人甚至情願犧牲一切，以求贏回人性尊嚴。

「馬文的生日」談到美國人對貓狗的珍視，是一首美國社會的諷刺詩。馬文這隻貓不會抓老鼠，只會討好人類、會喝酒，生病時有貓醫院，生日時還要舉辦生日宴會。主人不喜歡孩子，說：「生孩子幹什麼？太貴了，誰供養得起！」「爲了一個孩子，父母要付出多少心血，操一輩心思，划不來。」而貓狗就

沒有這些麻煩了，「它們不會不聽話、還嘴、吵架、長大了還吸毒。」從美國家庭對寵物的重視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富裕社會所面臨的諸多教育難題，特別是大人忙碌、無暇教育子女的難題。

「瑞奇和黛安」在精神上可以視爲「馬文的生日」的續篇。黛安這個少女由於在家庭中缺乏溫暖，父母失和，因此只能和老狗瑞奇相依爲命。她說：「我們美國人對同性戀特別敏感。想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他最需要的就是愛和關心。如果不幸他的家庭破碎，他最想捉住的就是一個依恃。而如果他的父母無法把他摟在懷裏，從同性那兒又得不到安慰，他只好把這種需求轉向異性或動物。」這就是爲什麼美國有「那麼多未婚媽媽，那麼多社交疾病，那麼多狗」的緣故了。她又說：「你一定覺得好笑。美國人的心很淺，他們的愛都是掛在嘴上，他們的情都是行動表示，他們對友情也看得很淡。」「青少年是最弱脆也最徬徨的年齡，偏偏許多父母的婚姻又在孩子長到這個年齡時破裂。」「我覺得東方人的社會結構和我們不同，家庭觀念較重，應該不會有這麼深的代溝產生。」「我比較喜歡東方人這種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以及親戚間的感情，美國人比較重視個人主義。」「重個人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好，可以發揮個人潛能。問題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需要的是充分的自由、開放嗎？還是親友的關懷愛心？如果他們需要你的意見時，父母却說太忙或無暇顧及，只告訴孩子自己決定；說好聽是尊重孩子，說不好聽，就是父母偷懶，不盡責任。」

「性靈」討論到了美國的社會價值觀。學生問教授：「費滋傑羅在『大亨小傳』裏所表現的是什麼？」教授簡短的回答：「財富等於成功。」可是，成功能够掩飾內心的孤寂和勢利奪背後的人性絕望嗎？因此，作者說：「成功並不等於財富，我也不認爲蓋茨比是一個成功者。」她甚至認爲美國所以問題這麼多，是由於他們的工業、哲學、科學太「公式化」、太「科學化」了。什麼事都事出有因，什麼事都要套上公式，到最後便是「性靈感受的越來越淡」。

三、結語

『地上的雲』值得探討和再發揮的主題還有不少，但這並不是一個介紹者的責任，這是讀者和評論者

的責任。同時，有關中西文化的問題，我們也希望更多的留學生能在更多的層面上提出探討。因爲這畢竟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課題，而留學生也無疑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前哨，他們在知識上的平均水平和在接觸上的深度廣度，都是國內各階層萬萬不及的。

最後，在結束這篇迹近理想主義的獨白和介紹文字前，我想模仿「地上的雲」中的小廷說幾句話。小廷看到一片白茫茫的蘆葦時，高興的歡呼：「看，媽咪，地上好多雲！」地上是不是有雲？地上並沒有雲。可是，在小廷純眞的眼中，他却讓我們看到了地上的雲。

地上爲什麼不該有雲？純眞的理想主義者爲什麼不該去追求、去幻滅、去重建？

孫慶餘書目

創作部份：

給你，親愛的（百達出版社）

文學與社會良心（源成圖書供應社）

爲文明的趨向求答案（領導出版社）

雨絲風片・與陳曉林合著（慧龍出版社）

譯作部份：

創造的愛（時報出版公司）

超越冥想（TM）（景象出版社）

寂寞與愛（景象出版社）

操縱者（遠行出版社）

永恒的丈夫（遠行出版社）

人類的夢魘（武陵出版社）

多少中國滄桑（景象出版社）

以色列暗殺小組——魔咤（領導出版社）

新男性（拓荒者出版社）

天才與精神疾病（景象出版社）